

金老虎

黄

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四

陈占敏 著

书

金老虎



山東文藝出版社

陈占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老虎/陈占敏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1
(黄金四书)

ISBN 978-7-5329-2889-7

I. 金…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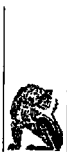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800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 × 245 毫米 16 开
印张/23.625 插页/2 千字/324
印 数 1-4000
定 价 2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白小褂	2
红毛衣	6
太监恨须	10
朝廷靠金子打仗	13
里边冷	16
求乳	21
东施效颦	26
第二章	31
地瓜脚	32
叫七郎	36
摸一摸头皮	42
掉光了牙齿用什么吃饭	45
尤物	51
缘愁似个长	55



第三章 61

山野之味 62

皇儿的脑子 66

吃小米干饭 72

日本宽条面 76

仙人指路 81

吆喝着走 85

第四章 89

鬼怕脚大 90

金子打手 97

火烧心 102

雄鸡高唱 107

左功 111

第五章 117

胭脂搽脚 118

小金鞋 122

金莲不是脚 128

内操之忧 133

雕花宝剑 138

要油 142



第六章 147

织一个小袋装钢笔	148
把心挖出来捻成线	154
不远行的人	161
蜗牛的恋爱	165
缴枪不杀	175

第七章 177

打锣山	178
雕太监	184
差矣	189
看打擂	193
美人计	198
金肠子	201

第八章 207

验足	208
钢笔丢了袋子	213
拴好驴治病	218
革命不夺人所爱	222
夺金像	229
功到自然成	233



第九章 239

大悬炮	240
东林白幡	244
仙方灵露饮	248
血旺之兰	255
大碗花盛开	262
莫食蟹	267

第十章 273

情意绵绵	274
女儿的遗憾	280
为革命撒谎	288
美人发愁	293
处女膜和一封信	299

第十一章 305

战士等着穿皮袄	306
抱小姐	309
皇后的“菜户”	314
太监的金身	320
金像之谜	323
哭长城	326



打老虎 331

京剧·马尔克斯·贝葵(代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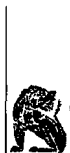
——传统与革命 339

附:青丝白发说“四书”

——陈占敏访谈 364



第一章



白小褂

一天里太阳像个壮汉一样饱满健硕的时候，大工把头出色的炼金手于长河，又一次掌锅为杨老七化火炼金。炭火熊熊，他像做爱中的男人一样目不旁骛，他无法知道，此时矿主的心里正在转动着一个卑鄙的念头，与高贵的金子绝不相容——杨老七想把他心爱的女人夺走，据为己有。此念一起，杨老七就对女人默默地许下誓言，在心里说：

“大美啊，我让你穿上红毛衣。”

地球太大，大美来自远方也在平道上走路的地方。她的脚可真小啊，她那么小的脚显然生在闺房，上楼下楼，需要用一只手提起裙裾走路，才能够让人看见小小的脚尖像两只菱角摆动。可是，她好像也从产金子的地方而来，那地方的女工，也是一人抱了一根磨棍，五个人围着一盘大磨，咕隆咕隆转圈，把石头磨成粉浆，淘出金来。她来到陌生的地方，抱起磨棍，那一点儿也不陌生的样子，就表明了她是磨道上的老手，脚再小，也已经走惯了没有尽头的路。而且，她像三河县工房子推大磨女工一样，喜欢唱歌——不，她



比三河女工唱得更大胆，更深刻，更敢于直奔主题。她用歌声送走的情郎，出门时不吃凉东西，倒把一双凉手放到女人身上最暖和的地方，临走时还叫女人倍感凄凉。她送情郎出门的时候，手上不提红腰带，脚上也不趿拉着绣花鞋，她是什么东西也不穿就出去了，反正月朗星稀，没有人看见——有人看，她也不怕。

大美勇敢、无忌，敢在河水里洗脚，裹脚布解开，放在河边的石头上，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面露出一溜白边，像碧蓝的天际上一抹白云，那是水线，会下雨的。工房子女工能跟着大美学会唱一些新歌，只要是胆子一大，开口一唱，就不会脸红了。可是她们却不敢像大美一样，在河里洗脚，她们的脚可没有那么小，没有那么白，像一只糯米粽子摆在那里，秀色可餐。说真的，她们就算敢在河水里脱光了洗身子，也不敢解开裹脚布洗脚。大家的身子都是老天爷造就的样子，大大小小，谁也用不着感到羞愧，担心比不过人家，脚可不一样，那是人用了心思生生做出来的，你可以长得大，可是你不应该让它随便长。装束也是这样，大家看着大美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面露出一溜白边，像一抹会下雨的云，知道人家的外衣里面穿了白小褂，好看，可是谁也不敢学大美的样子打扮，倒不是仅仅担心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雨水变成一溜云，是舍不得那么好的白小褂套在衣服里边。大家都是光着身子穿外衣，不穿内衣。要是工房子里没有男工，大家就会把上衣脱掉，磨棍贴在肚皮上，奶子搁在磨棍上，不图凉快，图省一件衣裳。这样子唱歌，也会更加坦荡，有什么就说什么，赤裸裸的，用不着遮遮掩掩，用不着说了门说炕，说了腰带说鞋，想说的东西就是不说出来，让人着急。

掀开衣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那一阵夜风从工房子门口往里吹，吹到房子西头安流板的地方，没有什么作为，拉流大工挂在水缸沿上的笤帚摇了摇，没有掉下来；吹到工房子墙上挂的灯壶子，灯苗挑起的黑烟摇一摇，灭了一盏，还有两盏照样亮着；吹到不转的大磨顶上，力气似乎加大了，磨顶上泡了水的砂子没有动，磨边上的粉浆却随着风吹往下流。那一阵风顺着大磨往



下吹，一直吹到没有尽头的磨道上。推大磨女工趁着挖浆女工拿一把铁瓢挖浆的时间睡一会儿，她们围着磨道躺成一圈，后边的枕着前边的大腿，像一棵棵大蒜编起辫来，首尾相接。吹下来的风从尾巴往上吹，像剥一棵葱，尾巴上的葱皮卷得紧，难以剥开略过去，到了上部，就一一剥开卷上去，恣情肆意，一个也不放过。拉流大工是男人，灯光昏暗，他们看到的葱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挖浆女工却看到了不寻常的秘密，有一段大葱映了一溜白边，显得比别的葱更白更嫩润，那原来不是什么白小褂，而是在天蓝色士林布上衣边上钉了一溜白布，专门用来作假，告诉人家有水的。

比大风吹过五月的草地还强劲，比大水漫过七月的河滩还彻底，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边钉一溜白布的服饰，风靡了整个三河流域淘金的工房子。三河流域有山有水，富藏黄金，山下面有金子，水下面也有金子。你只要走进大山，蹚过河流，听见咕隆咕隆石头磨石头的大磨响，你就距离看见那样的景象不远了，一队又一队女工脊背上搭着大辫子，后脑勺上盘着髻，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面露出一溜白边。反过来也一样，你只要看见一队又一队女工脊背上搭着大辫子，后脑勺上盘着髻，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面露出一溜白边，你就快要听见咕隆咕隆的大磨响了。几乎没有人想到要抗拒潮流。潮流也许是可以抗拒的，再大的水，也会有更多的土挖来挡它，可是没有合适的土能挡住诱惑，像深藏在地底深处的金子，没有人能推拒太阳的照耀，因为大家都冷，都渴望太阳的温暖。

那个太阳落下去的黄昏，于长河担心大美怕冷，就用自己正午的太阳一般火热的身子，把大美牢牢地盖住，直到大美的身子像他一样冒出汗来。水肥草美，五月的热情河滩吸下了大美石榴汁一样充沛的鲜血。于长河顺手拔起一棵水草，擎到眼前看看，落日的余晖照亮了草根，鲜红欲滴的生鲜样子令于长河忘记了大美会怕冷，他顶天立地，顾不得覆盖，仰脸大叫：

“天——”

他真的没有想到，大美会是这个样子的。大美大胆的唱歌，他早在午夜



的工房子里无数次听过了，敢在唱歌中脱光衣服的女人，必定有更实质的勇敢做底子，他可没有料到，大美还会保藏到如今。大美天蓝色士林布上衣露出一溜白边，像一抹会下雨的云，开创并且领导了三河流域工房子推大磨女工的服装潮流，衣服底下的内容，他凭经验，已经无数次想象过了。他知道隔着衣服的想法会出偏差，剥掉衣服的结果，果然比想象更杰出，可是他没有想到，如此完美的东西，竟然是没有人碰过的。其实用不着拔起水草来看，大美紧绷的样子，就表明了缺乏经验，可是他要是因此小瞧了对方，他就错了。大美能够发明出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面钉一溜白边，好像要下雨，她的心上就会有一条大河，水流丰沛，随时都会溢出来。她不需要经验，凭天赋，凭直觉，她就明白了于长河为什么仰脸叫天。男人喊天，不是死到临头了怕死呼救，就是快活得要死不肯死去，两种怕死，都是因为舍不得女人。她不告诉于长河，男人怕死的最本质原因，等对方再一次仰起脸来，大喊一声天，她才像叹息一样，告诉男人：

“俺是特地给你留的呀。”

于长河想不出用什么东西报答对方，他可没有为人家特地留下。来自远方的大美，敢大胆唱歌的大美，会在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面钉一溜白布的大美，敢在河水里解开裹脚布洗脚的大美，就算她不会知道，有一个于长河将要在远方的三河等她留下，她说一句假话撒娇，于长河也喜欢。于长河再一次牢牢地把大美盖住，免得她怕冷。等他又一次忘了对方会冷，只顾自己顶天立地仰脸喊天的时候，他从大美身体旁边扯过天蓝色士林布上衣，用握了弯嘴钳子为杨老七一次次掌锅化火炼金的大手指，揪住一溜白边，哧地撕下来，英武豪壮，对女人发下誓愿：

“我让你穿上白小褂！”



红毛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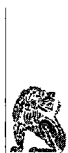
于长河的誓言，只有大美一个人听见。多情的河滩，水肥草美的河滩，是金洞子矿工的情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忘情的欢叫都会惊起河上的水鸭，山盟海誓却没有人会听见，因为爱情的许愿总是说给一个人听的。可是，那个于长河为杨老七又一次化火炼金的上午，杨老七想把大美夺过来，据为己有，发誓要让大美穿上红毛衣，却是从于长河那里，抄袭了用情方式。他听不见的东西，用眼睛看见了，大美天蓝色士林布上衣下边还是露出一溜白边，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她的衣领那里，也露出了一溜白边，她还把外衣的领扣常常解开一个。她从上到下，都有了会下雨的云，她的手段不必再用来作假，她有水，就真的往外流了。她这样装扮自己，却没有引领新的服饰潮流，工房子女工，并不是人人都有个于长河奉送白小褂。像于长河一样，杨老七也只想把红毛衣送给大美一个人。在烟台的妓院，杨老七第一次看见女人穿着红毛衣，就认定了，红毛衣是女人最高贵的服装，虽然她穿了红毛衣是为了卖肉，在烟台那么大的城里红彤彤毛茸茸地卖。

烟台好啊，濒海，有鱼，是真正多水的城市。大船小船从水波浩荡的海上来了，又往水波浩渺的海上去了。海风和潮气剥蚀了海岸边的屋墙，屋墙里面却是温柔之乡。用不着在门口挂一盏红灯，疲惫的男人沿着海潮退去的滩涂走，不等倒净鞋里的沙子，就会准确地找对地方，精神起来。那是一条



又一条斜对大海的巷子，巷子再深，也不挂招牌，脂粉香顺着巷子往外流，不管海上刮着什么风，顺风逆风，它都能流出很远。杨老七第一次去，就是凭了那股逆风而来的脂粉气，没用问路，直接上门的。他于是看见了穿着红毛衣的女人。他一时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红毛衣紧紧裹住的身子，显然是不能随便剥开的，显山而不露水，跟烟台的地理不一样。他真的不知道怎样剥开。没有扣子的红毛衣，像一根蜡烛没有点燃，他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去打火。红毛衣下边，绿绸裤子倒不让人困惑，看起来也是布腰带系的扣子，手指头捏住一扯就开了。疑惑重重的杨老七想避开难攻的堡垒，直取虚处，又担心女人不肯只收他一半钱。他可以被女人嘲笑，却不能被女人占了便宜。他从三河出发，远走烟台卖金子，不用屁股夹，而用布带子装着，系在腰里，他真的不甘心让女人白掏了腰包。他恶狠狠地拔出了刀子。女人先是一惊，紧接着就咯咯地笑了。她告诉杨老七，不用动刀，动枪的时候还在后头呢。她一边说着，一边擎起双臂，像舒服极了伸一个懒腰。她就这样伸着懒腰等待，杨老七持刀在手，女人一点也不害怕的样子，倒叫他不该下手了。女人又是一阵咯咯笑，放下手来，自己抓住毛衣下面的边子往上剥，像一条蛇扭呀扭地褪层皮。不等女人把皮全褪掉，杨老七就扔下刀子扑上去。女人的红毛衣还在头上兜着，杨老七差一点就把她闷死在一团红尘里。

杨老七一开始就准备先教给大美剥毛衣的法子，他以为矿主不会的手段，女工肯定也不会。红毛衣比白小褂值钱，不是凭着它的颜色和质地，就是仗着剥的方法不一样。道理正如淘金，金子比石头贵重，不是因为它擎在手上比石头沉，而是因为它藏在石头里边，需要剥开大山的一层层衣服，才能得到它。淘金子要是像剥开白小褂那么容易，世界上穿红毛衣的女人就会多得挤不下，那可得把男人愁坏啦，剥衣服的法子可不是人人都能会的。他把红毛衣抖开，两只手擎着，问大美剥的法子。大美等脸上的一阵红潮退回去，脸色没有毛衣那么红了，才问杨老七，是从哪个女人身上剥下来的。杨老七以为她知道了烟台妓院的红尘秘密，刚要为自己的笨拙害羞，大美告诉他，



从哪个女人身上剥下来，他自然会从哪个女人身上学来法子。这一来杨老七更加着急了，他把红毛衣擎到离大美的眼睛二指远，让大美好好看，红毛衣还没有沾上任何女人的一根汗毛。大美顺势把脸贴上去，轻轻地磨蹭两下，像贴住男人的一块肌肤，她舒舒服服地说：

“真柔软。”

大美脸上细细的茸毛，其实比她贴住的毛货更柔软，她是自己的东西感觉不到罢了。她以为杨老七还会有耐心，等她探索出剥毛衣的法子，她诚心诚意地说，要想知道剥下毛衣的法子，得先套上去才行。她这样说着，就要实施，杨老七却不允许她穿着别的衣服往上套。她乖乖照办，先脱下天蓝色士林布上衣，再脱下白小褂，等她脱到浑身都能感觉到毛货柔软的时候，杨老七就不用问她剥的法子了。杨老七的身体毛茸茸的，可不柔软，拔光了织不成一件让人喜爱的毛衣。杨老七不知道自己的毛硬，想让大美软绵绵地叫他“七郎”。大美的脸一次又一次变成红毛衣的颜色，可是她能够保持清醒，令人钦佩，她忍住了不称“郎”，只叫老七。她说“老七老七，老七啊老七”，听不出是赞叹还是惋惜，是愉快还是哀怨。杨老七倒不是那么计较，颠倒冲撞的时候，有个叫声就好，叫的到底是什么倒不重要。不过，从风呼林啸的山顶落下来，躺在山坳里歇息的时候，他还是要大美叫他“七郎”，他说他是杨七郎的三十二世孙。

杨老七说，他真的是宋朝名将杨七郎杨延嗣的第三十二世孙，再往上数一世，就是令公老杨业。大美不怀疑，杨老七很可能有一个显赫的家世，姓杨的走到天边，也能够排出辈分，据说，就是当年杨家将保住了大宋江山，立了大功，把天下姓杨的都排了辈号。她也知道，老杨家一门寡妇，男的总是打不过女的，佘赛花打败了杨业，做了杨家的老太君，穆桂英活捉了杨宗保，硬逼着人家娶了她。问题就出在这里，戏文里唱的，瞎话说的，都是杨家只杨六郎有个儿子杨宗保，从来没听说杨七郎遗下过后代。金沙滩一战，杨家儿郎出家的出家，投降的投降，只剩下个杨六郎镇守边关，其余的全部



战死了。杨老七捻住大美的一个乳头，给她讲一段戏文里没有的历史。他说杨家儿郎战死了不假，杨七郎也没有逃出活命来，可是他上阵之前，在老婆的肚子里留了种。大战之后，皇帝派大臣潘仁美来三河督办采金，杨七郎老婆当了女工，到打锣山金矿推大磨，把儿子生在了磨道上。再过三十二世，就是又一个杨七郎跟人打擂台了。大美问杨老七跟谁打擂台，杨老七把大美的乳头捻疼，说：

“你知道。”

大美假装糊涂，往遥远的地方说，她说，杨七郎的老婆，算起来也是潘仁美的仇人，那寡妇，怎么也不该到仇人督办的金矿推大磨。杨老七说，杨门女将是假装女工，准备找机会杀死潘仁美。大美问老七，杨家到底为什么跟潘家结了仇？杨老七在大美的胸脯上击一掌，说：

“打擂台呀。”

杨老七把他一掌击红的地方捂住，告诉大美，那一场大战之前，潘仁美想叫他的儿子当先锋，摆下擂台，要打败天下英雄，没有人敢来争先锋印。杨七郎不服去打擂台，把潘仁美的儿子打死了，两家从此结了仇。大美不明白，杨老七的三十二世祖为什么要去争着当先锋，那分明是去争一个最先送死的差事。杨老七像瞧不起大美不会剥毛衣的法子一样，用鄙夷的口气说：

“这个你就不懂啦。”

他用一根指头，指到大美会让红毛衣领子卡住的地方说：“当了先锋就打擂台，打了擂台就是英雄好汉。”

他紧接着就夸耀，他那三十二世祖杨七郎的英雄手段高。他说杨七郎到潘仁美大营去搬兵，营救皇帝和杨家将，潘仁美把他吊在旗杆上，命部下放箭射他。一箭跟着一箭射过去，杨七郎一一用手抓住了，万箭齐发，射不到他的身上。后来他听到咕咚咕咚天鼓响，知道老天爷叫他了，把眼一闭，立刻就被射成了刺猬。大美叹息一声，把杨老七的手从自己的身上拿开，大惑不解地问，潘仁美为什么不把杨七郎的手绑住？杨老七说，留着手不绑有用